



文学初步读物

二六七号牢房

伏契克著 陈敬容译

袁浩 王恤珠插图

通俗读物出版社

793.236

936



793.236

936

書号: 0732

二六七号牢房

著者: (捷克)伏契克

譯者: 陈敬容

插图者: 袁浩王惟珠

出版者: 通俗讀物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051号

(北京香餌胡同73号)

印刷者: 重工業出版社印刷厂

(北京灯市口12号)

發行者: 新華書店

開本: 787×1092 1/46 印數: 1—20,000

字數: 20千字 1956年3月第一版

印張: 21/23 插頁: 3 1956年3月第一次印刷

定價: (5) 一角一分

作者介紹

尤利烏斯·伏契克在一九〇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坐於布拉格，父親是一個鐵床工人。他在十八歲就加入了剛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那時他在布拉格大學文學院讀書，開始給共產黨報刊和其他進步報刊寫文學評論和劇評；為了維持學習期間的生活，還當過建築場的短工和街頭廣告員。

捷克資產階級政府在一九二八年向共產黨發動了全面進攻。在這艱難的時刻，伏契克接受黨的指派擔任文藝與政治評論刊物創造的總編輯和共產黨中央機關報紅色權利的編輯。

伏契克曾經兩次被黨派到蘇聯去。第一次是一九四一年，在蘇聯住了四個月，回國後寫了很多關於蘇聯的文章，輯成一本書，名叫明天成為歷史的國家；他還在成百次集會上作了關於介紹和歌頌這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演講。第二次是一九三四年，黨派他擔任紅色權利報的駐蘇記者，兩年後才回到祖國。

由於資產階級政府的投降政策，捷克斯洛伐克在一九三八年被德國佔領了。共產黨轉入了地下。黨的第一個地下中央委員會在一九四一年春天被破壞之後，伏契克和另外兩個同志組織了第二個地下中央委員會，伏契克負責政策指導和新聞宣傳。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伏契克在布拉格被捕。在法西斯的監獄裏，他秘密寫成了絞刑架下的報告。一九四三年八月，他被送到柏林的德國法西斯法庭受審，同年九月八日就在柏林被殺害了。那時他四十歲。

本書說明

絞刑架下的報告這本充滿革命熱情和鬥爭精神的書，是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員作家尤利烏斯·伏契克在法西斯監獄裏秘密寫成的；它反映了共產黨人和其他愛國者被德國強盜殘酷迫害，以及他們同敵人鬥爭到底的事實。

這裏選錄的是該書的頭三章。內容是伏契克記述自己被捕時的情況和被捕以後最初一階段的生活。從這裏可以看出伏契克在面臨殘酷考驗時，是怎樣地滿懷信心和堅貞不屈；每個讀者可以從中受到教育，得到鼓舞，吸取到飽滿的鬥爭熱情和力量。

目 錄

第一章 二十四小時……………一

第二章 臨死的痛苦……………三

第三章 二六七號牢房……………四

第一章 二十四小時

差五分就要敲十點鐘了。這是一個特別美麗溫暖的春天的晚上，正是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我急急忙忙地走着，儘我化裝成的角色所能有的速度走着，我化裝的是一个壯健的跛足老先生。我要在大門上鎖之前趕到葉利涅克的家裏。我的「助手」米瑞克在那兒等着我。我知道這一次他沒有什麼重要消息告訴我，我也沒有什麼要告訴他，但訂好約會而不赴約是會引起驚惶的——最主要的是，我不願給那兩個接待我的好心腸的人添些多餘的憂慮。

他們用一杯茶親切地招待我。米瑞克早已在那兒等着我，此外還有弗里得夫婦。這又是一次粗心大意。

「我很高興看見你們，同志們，但是不要這樣大夥兒聚在一起。這樣最容易把我們引到監牢和死亡。假若不遵守秘密工作的規則，那就得停止工作，否則你們會遭到危險並且連累別人的。明白我的話嗎？」

「明白。」

「你們給我帶來了什麼？」

「五一號的紅色權利報。」

「很好。你呢，米瑞克？」

「沒有什麼新消息。工作進行得很好。」

「好了，五一以後再見吧，我會通知你們的。再見。」

「再來一杯茶吧。」

「不用，不用，葉利涅克太太，我們在這裏人太多了。」

「至少再來一小杯吧，我請求你。」

新斟上的茶冒着熱氣。

有人按鈴。

深更半夜的，這能是誰呢？

來的人沒有耐心。門上敲了幾下。

「開門！警察！」

「趕快，打窗上逃！我有手槍，我可以掩護你們逃。」

太遲了。德國秘密警察●已經在窗子下面，手槍對着我們的房子瞄準。

秘密警察打破門闖進來，從過道很快闖進廚房，接着進了房間。一個，兩個，三個……一共九個人。他們沒有看見我，因為我正站在他們背後，在他們打開的門的後邊。從這裏我能夠毫無阻礙地開槍射擊，但是九枝手槍正瞄準着赤手空拳的兩個女人和三個男人。如果我開槍，他們會比我先被人打死。如果我只是開槍自殺，他們就會統統犧牲在特務們的射擊之下。如果我不開槍呢，他們會被關上半年或者一年，將來革命會把他們解放出來。只有米瑞克和我不能倖免，他們一定要嚴刑拷問我們……但是從我口中他們是什麼也得不到的。從米瑞克口中呢？這個人從前在西班牙戰鬥過，在法國集中營裏待過兩年，大戰期間又秘密地從法國逃回布拉格，——不，這樣的人是不會叛變的。我考慮了兩秒鐘，也許是三秒鐘。

如果我開槍，我什麼也救不了，只是我個人可以逃脫苦刑，但却要使五

●秘密警察是專門對付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的政治警察，又叫「蓋世太保」或「格殺打撲」。

個同志白白犧牲生命。不是這樣嗎？正是這樣。我決定了。

我從隱蔽的地方走出來。

「呵，還有一個！」

照我胸上打了一槍，

「舉起手來！」

又打了第二下，

我早就料到這一手的。

收拾得整整齊齊的房間裏，現在只是一堆打翻了的傢具和打碎了的杯

盤。

又是一陣拳打腳踢。

「走！」

他們把我推上了汽車，手槍一直對準着我。半路上，就開始審問了。

「你是誰？」

「高拉克教授。」

「你撒謊。」

我聳聳肩。

「好好地坐着，不然我就要開槍了！」

「開槍吧。」

但是沒有開槍，又打了一拳。

我們從一列電車旁邊經過，我覺得電車好像裝飾着白色花綵。難道是一輛結婚用的電車嗎，在這深更半夜？也許是我頭暈眼花了。

貝萊克宮[●]。我本來以為不會活着走進這裏來的，現在却差不多用跑步上了第四層樓。呵，原來這就是專門對付共產黨人的、有名的「A-1」科。我倒有些好奇起來了。

領頭圍捕我們的那個瘦長個子的秘密警察，把手槍放進衣袋裏，帶我到他的辦公室。他給我點上一支香烟。

「你是誰？」

「高拉克教授。」

● 貝萊克宮是布拉格的一所大廈，後來做了德國佔領者的秘密警察局的所在地。

「你撒謊！」

他腕上的錶指着十一點。

「搜他身上！」

開始搜我身上，脫去了我的衣服。

「他有身分證明書。」

「用的什麼名字？」

「高拉克教授。」

「查對一下。」

打電話。

「當然沒有登記。證明書是假的。」

「這證明書是誰給你的？」

「警察局。」

打了一棍。兩棍。三棍。我用得着數嗎？孩子，你在任何地方、任何時

候都用不着這個統計數字。

「你的名字？說！你的住址？說！同誰有聯繫？說！秘密地址在哪裏？」

說！說！不說就打得你粉身碎骨！」

一個健康的人經得住幾下這樣的拷打呢？

無線電報告着夜半十二點。咖啡館關門了，最後的顧客回家了，愛人們在門口徘徊，捨不得分開。

瘦長個子的秘密警察愉快地微笑着走進屋來。

「都弄清楚了……你原來是編輯先生呀！」

誰告訴他們的？葉利涅克夫婦嗎？弗里得夫婦嗎？可是他們連我姓什麼都不知道呀。

「你看，我們全都弄清楚了。說吧！你要放聰明些！」

古怪的說法！放聰明些的意思就是作一個叛徒。

我可不聰明。

「把他綁起來！叫他嘗點厲害！」

一點鐘。最後的電車回廠了。

● 以後才發現，是叛徒米瑞克供出了他和列的同志。

街上空無行人。無線電向它最熱心的聽衆道着晚安。

「還有誰是中央委員？你們的電台在哪裏？印刷所在哪裏？說！說！說！」

現在我能夠比較安靜地計算棍子打的次數了。我唯一感覺得到的疼痛是從咬爛了的嘴唇上來的。

「脫掉他的鞋襪！」

腳上的神經還沒有麻痺。我現在感覺到痛了。

五下，六下，七下，棍子彷彿打進了我的腦子。

兩點鐘。布拉格睡着了。也許什麼地方有小孩在睡夢裏啼哭，丈夫撫摸着妻子的腰。

「說！說！」

我用舌頭舔舔牙齒，試着數一數給打掉了多少牙齒。怎麼也數不清。十二個，十五個，十七個吧？不，這是那些「審問」我的秘密警察的數目。他們裏面有幾個顯然已經疲倦了，可是死却遲遲不來。

三點鐘。早晨從四郊進入城市來了。菜販們走上市場，清道夫們打掃街

道。也許我還要活一個早晨。

他們帶來了我的妻子。

「你認識他嗎？」

我舔着我的血，為的叫她看不見血。其實這是毫無用處的，因為我身上到處都在流血呀，連手指尖上都在流。

「你認識他嗎？」

「我不認識他。」

她這樣回答，沒有露出一點恐懼的眼色。親愛的！她遵守我們的約言，決不承認她認識我，雖然這樣作現在已經是多餘的了。可是究竟是誰把我的名字告訴他們的呢？她被帶走了，我儘我所能地用最快樂的眼光向她告別。也許那眼光並不快樂。我可不知道了。

四點鐘。天亮了還是沒有亮？掛着窗簾的窗子不給一個回答。死總還不會。怎樣才能使它來得快些呢？

我打了誰一下，我跌倒在地上了。他們用腳踢我，在我身上亂踏。好啦，現在我可以死得快些了。一個穿黑衣服的秘密警察抓住我的鬍鬚把我提

起來，滿足地笑着給我看他手裏的一把拔下的鬚鬚。實在可笑。現在我連疼痛都不覺得了。

五點，六點，七點，十點，中午了。工人們上工又下工了，孩子們上學又放學了。每個商店在做着買賣，每個人家在燒着午飯。母親也許正在想念我，同志們也許已經知道我被捕了，正在設法提防……怕我萬一會供出來。不，你們不用害怕。我不會出賣同志的。相信我吧。總算離死不遠了。一切只不過是一場夢，一場沉重的、熱病中的夢。一陣拷打之後是澆涼水，澆過了涼水又是一陣拷打；然後又是澆涼水，又是：「說！說！說！」又一陣拷打。但我還是死不了。母親，父親，你們為什麼把我生得這樣結實呵？

天漸漸晚了。五點鐘。他們全都已經疲倦。現在拷打鬆了些，中間停頓的時間很長，這不過是因為他們已經打得麻木了。忽然，從遠方，從看不見的遠方，送來一個像愛撫似的和平而寧靜的聲音：

「已經夠他受的了！」

過一會兒，我坐在一張桌子跟前，桌子好像在我眼前打轉，有人給我水喝，有人給我一支香烟，但我拿不住它，有人試着給我穿鞋，說是穿不上；

然後又有人把我半抬半拖地帶下樓梯，帶上了汽車；汽車開動了，有人重新把手槍瞄準我，我覺得好笑。我們又遇到飾着白色花綵的電車，這是結婚用的電車，但也許，這一切只是一個夢，也許只是一場熱病，或者是臨死的痛苦，或者就是死。臨死的痛苦本來是沉重的，但我一點也沒有覺得沉重，它是模糊的，不成形的，輕得像一根羽毛，只要呼出一口氣就一切都完結了。

一切都完結了嗎？還沒有，還差得遠呢。這會兒我又站着，真的，我獨個兒站着，沒有誰扶，我跟前是一道污黃色的牆，牆上濺着些什麼呀？好像是血……是的，這是血，我試着用指頭去塗抹，唉呀，這完全是新鮮的血，是我的血……

有人從背後打我的頭，命令我作舉手彎腰的動作，作到第三次，我就跌倒了……

一個高個兒的黨衛隊員站在我跟前，踢了我幾腳想把我踢起來，但是枉然；又有人給我澆涼水，我坐起來了，一個女人給了我一點藥，問我哪兒